

景定建康志卷之三十五

承直郎宣差充江南東路安撫使司幹辦公事周應合修纂

文籍志三

奏議

議關建康而最切者全錄于此
餘者摘錄要語隨事入于各志

李綱奏

臨幸建康在立志以成

中興之功臣伏

觀 車駕以仲春令辰發軔吳門臨幸建康斷自

宸衷不貳不疑慨然有恢復土宇掃清中原拯濟烝

黎戡定禍亂克翦大憝刷恥復仇之志天下臣子莫

不望風跂竦抃蹈踊躍願少須臾無死以觀 中興

六二九十四
小五十一

建康志卷三十五

一

之功誠甚盛之舉也臣竊觀自古建功立事扶持社

稷之臣未嘗不以立志為先申包胥聞伍員有覆楚

之言則曰我必存之其後哭秦庭以乞師卒如其志

張柬之語武氏於荆南江中其後卒復唐祚其祀三

百一夫發念其烈如此而況以 聖明之資為萬乘

之主乎高祖之志見於不肯鬱鬱久居漢中而與韓

信論定三秦之策光武之志見於披輿地圖於信都

城樓上與鄧禹論天下大計此皆志定於前功成於

後初似落落難合而卒能建大功立大名定大業功

施於當年名垂於後世載在典冊不可誣也恭惟
皇帝陛下天錫勇智運屬艱難遵養時晦之久應機
立斷幡然改圖思欲撥亂興衰光復 祖宗之大業
故親總六師以臨江表捨去吳越而幸建康漸爲北
伐之計志慮規模可謂宏遠矣臣願 陛下益廣
聖志充而行之與神爲謀日新其德勿以去冬驟勝
而自怠勿以目前粗定而自安凡可以致中興之治
者無不爲凡可以害中興之功者無不去有所規畫
措置必以天下爲度必以施於長久可傳於後世爲

法則中興不難致矣夫中興之於用兵只是一事要
以修政事信賞刑明是非別邪正招徠人材鼓作士
氣愛惜民力順導衆心爲先數者旣備則士奮於朝
農安於野穀粟充盈材用不匱將帥輯睦士卒樂戰
用兵其有不勝者哉方今黠虜雖彊不仁不義專務
變詐暴虐以脅制天下神怒人憤莫之與親自古豈
有如此而能久立國者正如隆冬固陰沍寒層冰干
里陽和旣回應時銷釋此理之必至無足怪也昔范
蠡說越王勾踐以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

與地勾踐用之國以富彊然又必以人事與天時相
參然後乃能成功遂以報吳臣竊觀 國家去歲諸
路豐穰今春雨暘調適又將豐歲是在我者得天時
矣正當修人事以應之以我之無覺待彼之有覺則
戡亂定功役不再籍夫何遠之有臣以固陋自靖康
以來與聞國論獨持戰守之策不敢以和議爲然今
十有二年矣孤危寡與屢遭謗誣仰賴 聖明曲加
照察脫身九死之濱今得承乏待罪方面恭聞 戎
輅臨駐江干將大有爲以成戡定之烈欣幸之情倍

大三夕の十六
八

建康志卷三十五

三

萬常品顧雖衰病尙庶幾未填溝壑間獲觀

陛下恢復中原攄憤千古志願畢矣

汪藻奏乞分張浚軍策應建康臣昨自三月末得之

傳聞云金人在建康築城爲度夏計臣雖幸其不然
然心竊憂之以爲中國困於腥膻而得少休息者正
賴其不能觸熱故常已寒方至未暑先歸吾於半年
間汲汲措畫猶每歲奔命不暇今若縱其度夏則長
爲巢穴無所忌憚不知 朝廷何以枝梧泊到 行
在聞韓世忠列戰艦江中遮其歸路日有所獲且言

金人窮蹙之狀臣竊欣幸以爲三月所傳蓋誕妄耳
續觀黃榜備錄韓世忠捷奏又以爲朝夕必可掃除
今近二十日矣其耗寂然議者頗疑世忠奏狀未必
皆實兼數日人自常潤來者皆云虜於蔣山雨花臺
兩處各劄大寨抱城開河兩道以護之及穴山作小
洞子以爲逃暑之地陸增城壘水造戰船而采石金
人已渡復回者纍纍不絕今且五月矣比常年去已
月餘乃反去而復回其欲留建康明甚如此則與三
月所傳又似符合臣聞金人動設詭詐尤喜爲窮蹙

三百五十七
建康志卷三十五

四

之狀以疑我師我師墮其計中者前後非一今安知
其本不爲度夏計而陽爲窮蹙者特以疑誤我師耶
建康爲東南咽喉國之門戶也天下轉輸朝廷號令
未有不由此而通者若金人果據此爲巢穴則東南
饋餉遂絕如人扼其咽喉守其門戶果得高枕而臥
乎不知羣臣日至 上前亦嘗有反復及此者否豈
遂以爲無事而所當講者承平之先務乎抑揣

陛下非所樂聞而不以聞也不惟是而已人旣扼我
咽喉守我門戶則羣盜亦將視我緩急以我爲向背

國家果有力能使之退聽屏息乎況又有意外之憂所難言者不得不慮臣愚以爲此事所係非細

廟堂當若救焚拯溺然朝夕在念及五六月間我師便利之時會諸將與韓世忠一舉掃除非特去目前之患將使懲創終身不敢復南其利害豈不相萬哉雖聞近遣張浚提兵過江節制浙西人馬迤邐前去以爲策應此固 陛下長算也不知張浚果能爲

陛下有慨然立功之意乎臣愚欲乞專差得力使臣數人齎 陛下宸翰星夜兼程自襄鄧荆湖以來迎

三百四十五

建康志卷三十五

五

張浚軍令分數萬人順流而下仍於上流自計置糧斛載以自隨彼張浚軍旣皆新人必精銳可用且敵人見上流之師突然而至莫知其數必破膽奔潰此制虜一奇也如其不然八九月間氣候稍涼彼得時矣幾會一失雖悔何追伏望 睿慈不以臣言爲愚輕忽此事特加採納不勝幸甚

葉適議安集淮民以扞江面竊照去歲虜入兩淮所

殘破處安豐濠盱眙楚廬和無爲七郡其民奔迸渡江求活者幾二十萬家而依山傍水相保聚以自固

者亦幾二十萬家今所團結卽其保聚不流徙者雖不能盡在其中大約已十餘萬家其流徙者死於凍餓疾疫幾殫其半而保聚之民亦有爲虜驅掠而去者散爲盜賊則又不在焉度今七郡之民通計三十萬家和議未定室廬不成就使和議有定其短長之期又未可知此三十萬家者終當皇皇無所歸宿蓋淮上四戰之場虜敵往來之地民生其間勢固應爾然自古立國未嘗不有以處之也無以處之則地爲棄地而國誰與其守設使今歲邊報復急此三十萬

家者又將奔迸流徙而喪其生乎春秋戰國之時畫國而守大爲城邑小爲壘壁百里之國皆有邊面自非暴君苛政其民未嘗散之四方兩漢以後裂爲南北中原不合者凡數百年人在戰地各自爲家養生送死老子長孫未嘗有關彼非有以自守不肯輕棄其鄉安能如此自唐以後至於本朝以和戎爲國是千里之州百里之邑混然一區煙火相望無有扞蔽一旦胡塵猝起星飛雲散無有能自保者南渡之後前經逆亮之禍近有僕敵揆之寇累世生聚一朝

蕩然故某昨於國家營度規恢之初以爲未須便做
且當於邊淮先募弓弩手耕極邊三十里之地西至
襄漢東盡楚泗約可十萬家列屋而居使邊面牢實
虜人不得踰越所以安其外也蓋漢唐守邊郡而安
中州未有不如此者也今事已無及長淮之險與虜
共之惟有因民之欲令其依山阻水自相保聚用其
豪傑借其聲勢縻以小職濟其急難春夏散耕秋冬
入保大將憑城郭諸使總號令虜雖大入而吾之人
民安堵如故扣城則不下攻壁則不入然後設伏以

誘其進縱兵以擾其歸使此謀果定行之有成又何
汲汲於畏虜乎所以安其內也夫徒手搏虎以幸其
斃一夫之勇也一夫之勇未必驗而一夫之怯其爲
驗也決矣爲天下者不以天下之大而就一夫之勇
故某願朝廷以謀困虜以計守邊安集兩淮以扞江
面使淮人不遁則虜又安敢萌窺江之謀乎故堡塢
之作山水寨之聚守以精志行以彊力少而必精小
而必堅毋徇空言而妨實利則今日之所行與漢唐
之屯田六朝三國春秋之壘壁彼各有以施之不相

謀而相得故也伏乞照會指揮施行○某去歲嘗首
建防江之議繼來建康攷詳前後案牘無非葺治戰
艦布列岸兵栽埋鹿角釘設暗椿開掘溝塹計步而
守數里而屯皆元勳故老之已行謀臣策士之素講
雖其間用之有利不利然終未有能捨此而特立也
如鹿角暗椿之類去歲論者固嘗指爲兒戲及扣其
別有何策則又寂無所言適猶謂厲人心而堅守阻
大江而自固則如前數事亦豈不足以立功至十月
之末邊遽告急淮人渡江以億萬計江南震動衆情

皇惑一日有兩騎僞效番裝躍馬江岸相傳虜人至
矣濟渡之舟斫纜離岸櫓楫失措渡者攀舟覆溺數
十百人某始歎息曰是真不足賴也今雖岸步有寨
江流有船鹿角暗椿數重竝設溝塹深闊不可越踰
其如人心已搖誰與力拒萬一虜兵果至彼皆棄之
而走爾所以建炎紹興之間兀术輩未嘗不徑渡江
南如逆亮之不得濟而殞者幸也於是始捐重賞募
勇士渡江北劫虜營石跋定山上下凡十數往返取
其俘馘係纍以報江南奮氣見者賈勇而人心始安

虜亦由此卷甲遁矣然後知三國孫氏常以江北守江不以江南守江至於六朝無不皆然乃昔人已用之明驗自南唐以來始稍失之故建炎紹興不暇尋繹爾然渡江之兵苦於江北無家基寨無所駐足故石斌賢之徒不能成大功宣司賞急呼封彥明王益欲令將兵策應和州竟泯嘿而止今石跋則屏蔽石定山則屏蔽靖安瓜步則屏蔽東陽下蜀西護歷陽東連儀真緩急應援首尾聯絡所築皆是故基磚石猶在今各堡無事之時只以五百人一將戍守常

二七の八
廿三

建康志卷三十五

九

加修葺勿使廢壞收聚居民與之爲主今岸渡繁會自成市井若萬一有警乞從朝廷卽令各堡增募一千人照吐渾等仗竝與幫放總領所請給隨堡防守教閱諸州禁兵抽摘二千人以九月至并於防江效用內摘那千人各堡二千五百人并堡塢內外居民二千家之勝兵者或臨時旋行招募亦各二千人各堡通爲四千五百人相共守把然後令制置司以八月別募精勇敢死士千人

去歲十一月募兵今歲虜兵已聚于河南或和

議不成其來必早

厚幫請給以待劫寨焚糧直前搏擊之用

蓋堡塢之成於防江有四利往日江南列營五萬人去歲亦不下三萬而民兵不預然止可坐食而守敵果窺江責其不走固已難矣而況進戰乎何者虜在北岸其長江之險兵衆騎多而吾軍之氣已奪也今堡塢旣立虜有所忌固不敢窺江就使來窺江南岸兵膽氣自生志力得展使之前進無所畏怯一利也雖有各處戰艦然虜已在江岸或聲言奪船徑渡或實爲造舟之勢我之舟師往往不敢放出北岸勝負未決旁觀膽落憂恐萬端今堡塢旣成虜縱在江北

我有應接之利或近岸排列千弩竝發或捨舟登岸乘勢擊逐二利也至於海舟風帆八面便利捷疾尤在舟師之上然迫虜於岸而收全功者其勢易俟其入江而決死鬪者其勢難今堡塢旣成有易無難三利也戰艦甲士虛閑舟中擁戈坐觀從昔病之無策可治今舟得便利人無虛設四利也使虜果忌堡塢爲彼之害或擁大眾志在必取今石跋瓜步近在江津定山去江纔三里爾我以戰艦海舟爲江中家計強弩所及虜人腹背受敵自投死地理在不疑脫若

虜人畏而不前置而不問盡力攻擊和滁真六合等城或有退遜我以堡塢全力助其襲逐或形其前或出其後制勝必矣此堡塢之利所以爲用力寡而收功博孫氏六朝以江北而守江南能立國於百戰之餘者非幸也數也故適欲因屯田堡塢之立收兵民雜守之用屏蔽江面先作一層使江北之民心有所恃虜雖再來不復求渡騰突紛擾貽亂江南次第入深因其險要用其豪傑見團結山水爲寨者四十七處此於官司之力無緣周遍特借以聲勢使自爲守

六三百五九

十一
建康志卷三十五

十一

春夏散耕秋冬入保蓋孫氏六朝保固江淮之成規非充國先零棗祇許下之謂也不然則南北竝爭之際無歲不有兵革淮人豈能屢逃屢復以自濱於流離死亾也哉所有定山瓜步石跋三處堡塢圖本并四十七處團結山水寨居民戶口姓名帳冊謹隨狀繳申伏乞指揮施行

自江距淮地里闊遠加以濠梁殘寇未退人情憂疑未敢放心復業保聚之計只得自近而遠今欲先於沿江地分真滁和三州各立堡塢一層如真州則於瓜步滁州則於定山一帶

定山

一帶係屬真和州界緣沿江別無滁州地分惟定山一帶最為徑便其滁州人戶願就此處保聚者聽從所有稅役自合和州則於楊林石跋不但緩急之際仍舊屬真和州

可以保衛居民亦可扞蔽江面以待策應去歲虜騎蹂踐兩淮

會於瓜步定山一帶割寨及於楊林石跋一上項瓜窺覘江面今措置保聚最為緊切去處

步定山楊林石跋竝合從官司措置隨其地勢或依

山或阻水就加葺理務令牢實此外入深第二層更

擇別有山水險要可充堡塢去處接續措置以次申

奏其沿邊差官未及去處見已出給公據付忠義頭

目等人分頭前去說諭各處土豪令從便一面先次

大石公十七
小三石五十二

建康志卷三十五

十一

團結本司即與差官覆實措置乃量立賞格以示激

勸今具所給公據如後當司今差某人前去某州軍界內說諭本處土豪有信義

為眾所推服之人先與借補官資差充總首令各從

便選擇地利依山傍水可充堡塢去處團結人戶防

備虜騎衝突回即勸誘流民復業且就便居住或有

急難則入塢屯聚如保守無虞即當差官前去點檢

照當司所定則例具申朝廷正補官資施行今開具下項

義副尉一萬口以上補進義校尉一萬五千口以上補進

補進武校尉二萬口以上補承信郎三萬口以上補承節郎四萬口以上補保義郎五萬口以上補成忠郎右帖付某人仰執此前去多方說諭仍開具已說諭到土豪姓名及圖畫堡塢去處山水形此項目今勢逐一貼說繳申切待差官覆實施行淮上如和州瀝湖有胡知禮盱眙嘉山有趙玘兄弟

等去歲皆自團結虜騎侵犯己能保守內瀝湖曾射
殺虜統軍并人騎甚衆遺屍至今滿河功賞未錄其
他安豐光黃等處往往皆有土豪保聚之人官司要
須因其險阻斟酌措置俟見次第續行條具申明
瓜步定山楊林石跋等處係是捍蔽江面不止爲淮
民保聚之計合於內起葢蘆蕨屋屯駐官兵及應副
本司官吏安泊椿頓錢糧軍器等內倉敖甲仗庫仍
等合用瓦屋開掘壕塹築壘土城以備虜騎衝突及其餘接續措
置去處所有工料錢米難以便行拘指歸一數目欲

大三の
の十四

建康志卷三十五

十三

乞 朝廷科撥錢四十萬貫米一十萬石付淮東西

總領所椿管仍就總領所差官受給遇有本司支遣
卽關牒照數支破俟結局日具細數申 朝廷出豁

施行兼照若興此役流民必多應募
因可以贍給之不至狼狽失所一今來所立堡

塢葢爲各自保護一處及虜或衝突攻圍卽互策應
燒劫營寨出奇立功所用軍器合從官司量行給付
照得兩淮民兵最便於皮笠紙甲皮甲短裝弩勝於
鐵兜鍪鐵甲及神勁尅敵等弩遠甚又其工費難易
相去十之七八此外如三叉槍短槍手斧提刀之類

皆不可闕今當以十萬人軍器爲率欲乞 朝廷行
下內郡逐急分頭置造施行■兩淮地分除舒蘄通
泰諸州人戶見自安業不用措置外有廬和濠光揚
楚真滁州安豐高郵盱眙及黃州故鎮無爲巢縣等
處竝合從上項條具次第措置施行

書

葉夢得與丞相論防冬書某頓首再拜僕射相公鈞
座秋暑猶未退卽日伏惟鈞候動止萬福某近因到
官具書伸謝必已呈挽記室衰鈍黽勉亦將幾月郡
事雖甚弊連日撥遣冗滯數百事似已少間其餘皆
可徐以力治惟是防冬一事不無私憂茫然都未有
圖議者或謂今歲虜未必來或謂二大將旣分宣撫
兩淮本道乃在腹裏非所慮或謂萬一有警朝廷必
自委二大將守江非本道之職三者竊皆以爲過據

大三かの十一
九

建康志卷三十五

五

日前探報頗言虜黠兵開河積糧科器具遠近略同
必無安靜之理今淮東僞邳州兵形已見不來則已
來恐非常歲之比前爲敵者劉豫主兵者劉麟所驅
用者吾山東淮甸之民今以金主易劉豫以四太子
易劉麟以虜騎易吾民是豈可忽乎二大將宣撫兩
淮固其職矣然未見別有大措畫必可以固吾圉者
近惟張宗顏數千人趨合淝爾甲寅歲豫賊至楚州
丙辰歲豫賊過濠州皆在九月十月之間非無大將
未嘗前知今可保復無此乎自古保江必先固淮曹

操不能越濡須苻堅不能出渦口魏太武不能窺瓜步周世宗不能有壽春皆以我先得淮東也今淮未有必固之理而欲恃江以爲重何可爲萬全計前歲聞以四大將自池州而上直至平江之境各分其地州郡皆不與此固勢必如此然以兵捍疆場乃所以爲民保境土若將帥與州郡不相關則兵民分爲二境土何以獨濟往時杜克失守之因江上兵非不多自王瓌先遁於采石諸軍皆潰無復捍敵吾民奔避不及反爲潰兵剽略虜得乘之南渡此相公所知也

大正九年

建康志卷三十五

六

況木道界分已自無劉光世一軍若以他軍那融添補則兵力厚薄尤可見今若責江淮於將帥而使守臣表裏得共爲之計猶可待不虞若淮未能固而必恃江以爲守則王瓌之戒不可不思某久在山林不聞廟議旣不得已於此懲往者呂公之困誓不敢復出一語然平日拳拳之心有不能終愧藿食者因季華行輒私布之本府惟有民間自欲團結可使保鄉里漸已料理復恐議者不知本末謹具劄子稟達其餘數十條併附之別紙此亦其職徒以相公平昔相

予之厚忘其僭率思致輿人之言以荅豪末皇恐餘
祈倍保鈞重上副眷倚不宣

又與丞相書某頓首再拜上啟僕射相公鈞座某昨
日早遞中忽遽上狀必獲呈免即日伏惟鈞候動止
萬福虜自昨日探報後未有繼至者張少傅處見錄
到僞牘本必已繳申狂悖之志可見傳聞既廣遠近
不無震駭姑示以持重鎮安人心而密計所當爲者
以俟朝廷處分然可施行事不一未易遽陳竊料廟
謀必皆有定策今沿江一帶自江州直至臨安幾千

大三夕辛一
九

建康志卷三十五

七

餘里順流而下無非可隄防者昨虜兩至江上審觀
形勢已熟四五年來又多得淮浙人講究利害宜無
所不至必不更循舊轍當有出我不意者則我恐亦
不當但以前日待之詢之衆論多謂虜前兩至朝廷
先失之畏而不爲守計故但退避彼得乘以渡江後
失之怯而不爲戰計故僅能守彼師老得以善去今
日之算惟一切反此內力爲守備使纖悉無遺策外
示以戰形使知吾無所憚姑存和議佯爲小屈以觀
其釁彼實畏我則必以謬悠之辭迫我而不敢來懷

疑而未決則必且擁重兵向江以嘗我我堅壁不動
與之相持待其糧盡力屈則惟所欲爲不識亦足聽
採否目下急務莫若先棄蕩積聚使無所仰食以伐
其謀縱有不及亦勝不爲若朝廷不欲便行則但委
諸將分爲固不害事我所儲備尤不可緩本路建康
最號豐足比計之內外諸司一金以上共不滿七十
萬緡米六千萬石而已他州可知常平糶米并買牛
更乞詳度輕重民去接新已近闕牛戶早禾栽插已
徧晚禾人各自擘畫亦不至甚病姑存之亦善某職

六二九卅
九

建康志卷三十五

六